

记忆中的童谣

■陈向阳

夏日的村道格外漫长，我正从榕树下走过，脚步被一阵温软低语牵绊。抬眼望去，不远处的石阶上，一位老妇人抱着个襁褓中的婴孩，正轻轻拍抚着。她微微佝偻着背，低垂着头，几乎贴在婴儿红扑扑的小脸上，口中絮絮不休地吟哦：“挲头挲圆圆，剃头毋免钱，挲来挲去袂受气，挲阿团仔头壳圆……”

那声音低柔绵长，如温热的泉水流淌，又似被岁月浸透的绸缎轻轻拂过。她布满风霜的手指，正温柔地、一遍遍摩挲着婴儿细软如初生鸟羽般的头顶。动作里有那样一种近乎虔诚的轻缓，仿佛掌心下不是小小的头颅，而是一个新生的月亮，一枚需要用最柔软的丝线去缠绕的珍珠，一颗等待被唤醒的种子。

“挲头挲圆圆……”这熟悉的调子，仿佛一把钥匙，猝不及防地旋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门扉。无数个被遗忘的夏日午后，骤然带着潮润的气息汹涌而至。这声音并非源于与我血脉相连的阿嬷，它只是巷陌间偶然飘来的片段。然而，它那温存而奇特的韵律，却像一个古老的密码，一旦被念诵，便足以唤醒沉睡在灵魂深处、那些被时光模糊了面容的摇篮曲。

童谣里的“剃头毋免钱”，在如今的孩子听来，或许已如天书般陌生。可在我幼时的村道上，剃头挑子的铜铃和吆喝声，曾是黄昏最寻常的背景音。剃头师傅担着沉甸甸的挑子，一头是烧水的炭炉铜盆，另一头是装着剃刀、剪子、木梳的抽屉和供人坐稳的折叠木凳。那铜盆里热水氤氲的热气，剃刀刮过青皮发出的“沙沙”声，混合着皂角的清冽气息，便是我童年嗅觉与听觉里，一份难以磨灭的市井记忆。剃头挑子悠悠穿巷而过，剃头师傅的吆喝声带着一种世代相传的抑扬顿挫：“剃——头——喽！”那声音被巷弄的墙壁碰撞、拉长，最终消散在炊烟袅袅的暮色里。想来，剃头师傅在剃完一个圆溜溜的小脑袋后，或许真会笑呵呵地摆摆手，免去那几枚“铜板”，权当是给这新剃的“圆月”添一份彩头。这童谣里的“毋免钱”，便成了那个年代一种朴拙而温暖的市井人情，一种对稚嫩生命的无声祝福。

许多年后，我在喧嚣的街头，于行色匆匆的间隙，瞥见一位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。她俯身对着车中哭闹的小人儿，口中竟也下意识地轻轻哼起：“挲头挲圆圆……”那一刻，我心头一震，仿佛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蓦然嗅到了童年村口那株老榕树的清芬。这穿越了时间尘埃的古老歌谣，竟如此顽强地附着在新的生命上，成为新晋母亲们下意识的口头抚慰。这低语，早已超越了哄睡的实用功能，它更像一种无声的印信，一种血脉深处悄然延续的密码，将一种关于“圆满”的古老祈愿以最温柔的方式烙进一代又一代新生的灵魂里。那母亲哼唱时眼中的温柔，与当年石阶上老妇人的神情别无二致，仿佛这童谣本身便是一个无形的襁褓，包裹着代代相传的体温。

我忽然领悟，这看似简单重复的“挲头挲圆圆”，其真正的魔力，或许并不完全在于那些具体的词句。它更在于那双手的摩挲——那掌心传递的温热，那指腹带着无限怜惜的、一遍遍描绘“圆”这个完美形状的动作本身。那是长辈以肌肤相亲的方式，向懵懂婴孩传递的最初的宇宙图景：头颅要圆，人生要圆满。那掌心温热的抚触，便是最初的启蒙，无声地告诉这初来人世的小生命：你的存在本身，就是一个被祝福的、值得被温柔以待的圆。

一代人轻声哼起，另一代人便在这歌谣的暖巢里悄然睡去，又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对着新的生命，重新唤醒这沉睡的音符。如此往复，永无绝期——这童谣本身，便是一个古老而温暖的圆。

再见咖啡屋

■金惠

电波里传出《走过咖啡屋》和《想你的时候》这两首歌曲，最后主持人说，纪念刚刚离世的歌手千百惠，顿时觉得有些伤感。这些歌曲伴随我们走过少年时光，也是我去KTV必点的曲目，如今再次响起的旋律，承载了我们的青春回忆，让我的记忆随风飘散。

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哥哥买回的磁带，有小虎队、伍思凯和千百惠的歌曲。妹妹喜欢欢快的带有动感的音乐，喜欢听小虎队的《青苹果乐园》《星星的约会》等，这些都是旋律欢快，歌词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曲。而我却喜欢千百惠的柔美音乐，一曲《走过咖啡屋》就像在听一个故事，而千百惠的声音如同咖啡的香醇气息，一

段段歌曲，都是一段段难忘的故事，令我痴迷。我和妹妹一有空闲，就打开录音机听歌曲，并且凭记忆去记歌词，或者记录在本子上，反复听，反复记，于是一首完整的歌曲，就在本子上出现。后来，无论我们在哪儿，只要听到这个旋律，就会随口一字不落地唱出来，很多同学都说我的记忆力真好，其实都是听的时候记在本子上的效果，《走过咖啡屋》也是那个歌词本子最前面的展现。

如今偶尔去咖啡馆，坐在一个角落，悠然地喝着咖啡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木桌上，再次听到这首经典的《走过咖啡屋》，和着空气中飘着的咖啡香气，就会让我想起往日的记忆，唤起对往昔的怀念。这首歌曲，不仅仅是时间的见证，更是情感的寄托。其实生活就如同咖啡馆里的那一杯咖啡，各有各的滋味。在这喧嚣而忙碌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需要一处避风港，让自己停下来，享受片刻宁静，回忆最美且伤感的往昔。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曲，更像是一个久远的梦，让我们在现实和梦幻之间徘徊，也让我们珍惜生活中每一次相遇。“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，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我，美丽的往事已模糊。”这些句子，就像当年青春的恋情、美好的回忆一样。每次听到，都觉得和老朋友相遇一样，彼此诉说着相思之苦，却带着亲切和共鸣。

无论是音乐爱好者，还是喜欢怀旧的人们，都能在《走过咖啡屋》这首经典老歌中找回失落已久那份热情与温情。“世间已无千百惠，天堂回荡咖啡屋。”再见，一代人记忆中的咖啡屋。



(视觉中国)

夏季“豪”说

■林诗棋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宝玉初见黛玉，先问道：“妹妹可曾读书？”“尊名是哪两个字？”待听闻黛玉无表字，便依着她那“似蹙非蹙罥烟眉”，赠了“颦颦”二字。如今的我在深深领略了夏天浓烈的脾性后，决意为它取个表字——“豪”。

夏天的阳光最是“豪”。那光线带着股蓬勃的性子，炽烈得满是豪气，爽朗地泼洒下来，堪称一场盛大的“馈赠”。姑娘们在这位“豪哥”面前都成了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淑女；猫掌刚触到柏油路，便收起野性，尾巴一翘地跳进树荫里；知了趴在树梢上，调好节拍，一遍遍地拉着只属于它的调子。路边的汽车车顶都被晒得泛出光，像琥珀般。夏天的阳光最是光明磊落，“豪”气地挥洒得角角落落都亮堂堂的。

夏天的风也带着“豪”性。白日里要么敛声屏气，纹丝不动，要么兴起时便刮得酣畅淋漓，像踩着风火轮的少年，急匆匆穿过高楼大厦，摇弯草木。偶有塑料袋飘落，竟在天上翻卷飘飞，活像仙女穿着纱裙，伴着悠扬的琴声曼舞，这时候连人的想象力也插上了翅膀，变得“豪”起来。

夏天的雨更是“豪”得干脆。它从不像春雨那般润物细无声地缠绵。夏雨的到来从无征兆，先突然滚过几声闷雷，像巨人在云层后擂鼓，不等你寻好避雨处，豆大的雨点儿已“噼噼啪啪”洒下来，给大地一场彻底的洗礼。一转眼雨过天晴，天空常挂出一道彩虹，红橙黄绿青蓝紫，横跨天际，把刚被洗过的树叶、草地衬得格外鲜亮，空气里满是泥土与青草的清新。还有那朝霞与晚霞，红得似火烧连天，美得让人惊叹，美得“豪”。

夏天的生机，也透着股“豪”劲儿。植物在一年中长得最是豪迈，榕树枝叶层层叠叠，像把织得密不透风的绿巨伞，浓绿得像块温润的宝玉。田埂上的野草疯长着，茎秆往高里蹿，叶片往四面舒展，藤蔓缠绕地爬上龙眼树的顶端。这般浓绿衬得田野里一派热烈，那金灿灿的谷穗沉甸甸的，压弯了腰身，黄澄澄的玉米鼓着饱满的颗粒，一个个又肥又壮的槟榔芋争先恐后地展示着丰收的模样。丝瓜、南瓜、茄子更是大方地捧出它们的果实，毫不遮掩这片土地的慷慨与“豪”气。

农人们的感情，在夏日里也变得格外浓烈，尤其是傍晚时分。日头刚沉下西山，农家埕前便热闹起来。他们在埕前拿着饭碗，你尝一下我家的菜，我品一下你家的肉，抿几口烈酒，高谈着夏的收获与秋的丰盛，笑声混着晚风，热辣辣地在空气里荡开。夏天的一切，都裹着股豪迈劲儿。这“豪”字，当真是夏天再贴切不过的表字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fgz@qzw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